



饒宗頤

道

Daoist Studies

by Prof. Jao Tsung-I

學文集



饒宗頤

道

Daoist Studies

by Prof. Jao Tsung-I

學文集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 書名 饒宗頤道學文集
作者 饒宗頤
策劃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封面題字 饒宗頤
主編 鄭煒明 孫立川
編輯 郭坤輝
校對 羅樂然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15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齋色園
地址：九龍黃大仙竹園邨二號（黃大仙祠總辦事處）
電話：2327 8141 傳真：2351 5640
-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 出版日期 2016年4月 / 初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6

ISBN 978-988-8257-16-4

目錄

序一	黃兆漢	003
序二	陳耀庭	012

道教探原

(傳老子師) 容成遺說鉤沉——先老學初探	024
馬王堆醫書所見《陵陽子明經》佚說——廣雅補證之一	039
道教與楚俗關係新證——楚文化的新認識	044
戰國西漢的莊學	061
劍秘行氣銘與漢簡《引書》——附瑜伽安心法	073
從出土資料談古代養生與服食之道	079
論道教創世紀	101
釋、道並行與老子神化成為教主的年代	113

中黃子考 122

論敦煌殘本《登真隱訣》(P·二七三二) 126

《太平經》與《說文解字》 148

《抱朴子外篇校箋》書後——談葛洪的人格哲學 157

道學

關聖與鹽 164

感應篇書後 167

玉泉山·關陵 170

關於《青天歌》作者 174

新加坡五虎祠：談到關學在四裔 177

道教文學藝術論

逍遙詞 潘閔撰 182

虛靖真君詞	張繼先撰	185
玉蟾先生詩餘	葛長庚撰	186
元 礮溪詞	丘處機撰	188
葆光集	尹志平撰	191
草堂集	王丹桂撰	193
雲山詞	姬翼撰	194
藏春樂府	劉秉忠撰	185
重陽全真詞	王喆撰	197
丹陽詞	馬鈺撰	200
仙樂集	劉處玄撰	202
水雲集	譚處端撰	203
雲光集	王處一撰	205
莊靖先生樂府	李俊民撰	206
清庵先生詞	李道純撰	207

貞一齋詞 朱思本撰 208

《莊子虜齋口義十卷》 十冊 宋 林希逸撰 209

鳴鶴餘音九卷 元 彭致中編 211

貞居詞 張雨撰 213

《唐五代詞集考》 215

張志和詞 218

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 220

選堂序跋

外丹黃白術四種序 252

老子想爾注校箋自序 254

《虬髯客傳》之用意及作者 256

《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序 259

道教研究論文集序 261

郭店楚簡老子柬釋序 263

道苑續紛錄序 266

郝尚久《潮州溪東關聖帝廟碑記》跋 268

王弼老子注跋 271

道教經籍

《潮州藝文志》道家類·目錄 276

《敦煌書法叢刊》之道書部分 284

《太清金液神丹經》三卷·《太清修丹祕訣》二冊 324

《神仙感遇傳》五卷 二冊 蜀 杜光庭纂 325

《三洞珠囊》十卷 六冊 唐 王懸河撰 326

《老子道德經發隱》二卷 四冊 明 釋德清著 327

《列仙傳校正本》二卷《列仙傳讚》一卷《夢書》一卷 一巨冊 清 王照園撰 330

道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

- 從石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 332
- 三教論及其海外移殖 357
-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 402
- 論書次青天歌韻 480
- 靈渡山杯渡井銘 482
- 《惡溪考》文附三《安濟王考》 486
- 韓湘子辨四篇 489
- 南戲戲神咒「囉哩唵」之謎 493
- 選堂字說 508
- 九龍古瑾圍上帝古廟遺址開建公園記 510

附錄



饒宗頤

道

Daoist Studies

by Prof. Jao Tsung-I

學文集

序 一

恩師饒宗頤教授是當今國學泰斗，同時也是當今世界上少數的道學（道家 and 道教之學）專家權威之一，要為他的《道學文集》寫序文是十分榮幸之事，我自然樂意為之，可是，我何德何能竟被編輯選中和委以此「重任」？故此，與其說寫序文，倒不如說讓我略為談談我對饒師在道學研究方面的個人感受或親身體驗比較妥當一點，適合一點。

我追隨饒師讀書始於一九六四年，當時饒師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而我從饒師研究道教則始於一九六七年，當時我從饒師攻讀碩士學位，專門研究金元詞。由於金元時代道教流行，尤其是全真教正如日中天，極為興盛，而全真教的多位宗師都寫下大量的詞作，所以他們的詞集皆在我研究範圍之內；亦因此，我對道教，甚至道家的各方面知識，都要去正面接觸和認識，這就使我進入道學研究的領域。

當時我對全真詞認識實在很淺，幸而我掌握到饒師的《詞籍考》一書（一九六三年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它十餘篇詞集考的精簡文章裏我得到了我需要的材料和專門知識，認識到全真詞的特色和每位全真教宗師的不同詞風，這給我極大的幫助，為我解決了不少疑難。我真如在黑夜大海茫茫之中看到了明燈！饒師的考據文章給我無限的安慰和鼓舞，同時也為我提供不少研究

全真詞的推動力。後來我對全真詞念念不忘，寫了好幾篇有關全真詞（或說為全真教多位宗師的詞）的文章，全賴《詞籍考》一書對我的啟發！

有一點，於此不能不提的是，經饒師的考證，詞調《鶯啼序》（二百四十字）並不如一般詞學家所說，始於吳文英（一二一二？至一二七六？），實際上遠在吳氏之前的全真教祖師王重陽（一一一二至一一七零）已填此調了！此調見王氏《重陽全真集》卷四。

以上種種，都是饒師在詞學方面的新發現，也當然是對道學的巨大貢獻。饒師為我們在詞學和道學方面解決了前人沒有解決或未能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怎能不敬佩他的異於常人的研究成果和超人的學識呢？

又，在那個時期，為了追蹤全真教的來龍去脈和其他相關的問題，我開始認真地讀一些道籍。第一本要讀的自然是老子的《道德經》。但《道德經》的注本不少，如《河上公章句》、《王弼注》等等都要讀的，至少是要參考的。但它們是否能夠釐清道教與《道德經》的密切關係呢？饒師提議我讀——小心去讀《老子想爾注》。這樣，我就聽從饒師的吩咐小心翼翼地讀他於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老子想爾注校箋》（全名為《敦煌六朝寫本張天師道陵著老子想爾注校箋》）。誰知不讀則已，一讀則獲益大了！道教——尤其是初期道教與《道德經》的千絲萬縷的關係都能於此書裏得到釐清，顯示無遺。這完全是拜饒師的詳盡校箋所賜。因此，《老子想爾注校箋》便被認為是道教研究入門的必讀書，廣被世界各國道教研究學者推崇。當今歐洲著名漢學家施舟人教授（K. M. Schipper，一九三四年出生）於其《饒宗頤先生的〈老子想爾注〉研究和世

界道教學的發展》一文這樣稱讚饒師：

饒宗頤先生是道教研究的開拓者。他不僅把蒙塵已久的重要文獻搶救出來，並加以各種嚴謹的注釋與考證。可以說，在他之前，從未有人如此科學地研究道教文獻。……《老子想爾注》……提供了一個瞭解漢代思想的全新角度。

施舟人教授之言十分中肯，毫不誇張。有《老子想爾注》的研究成果作為研究道教的底子，我信心十足地研究全真教的歷史和全真教的文學作品。

在撰寫碩士論文《金元詞通論》之際，我為自己定下一個計劃：待我拿到碩士學位之後，我一定跟饒師全面且深入地研究全真教文學——尤其是詞，作為我攻讀博士學位的題目。可是，正當我的研究工作剛剛做畢和即將動筆撰寫論文的時候，饒師便離開港大跑到新加坡大學去當系主任和創系教授了！無可奈何，我唯有轉到羅慷烈教授門下，勉強完成我的碩士論文。本來，我早就打算追隨饒師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和研究全真教文學的，不幸此際饒師已經遠去新大，而羅師又不是道教專家，我只好暫時放棄繼續讀書的念頭，申請入港大亞洲研究中心作研究助理，負責蒐集二三十年代的粵劇劇本、編劇目和嶺南畫派的研究。不過，對道教的興趣並無稍減，我耐心地等待機會。幸得羅教授的提議和推薦，我終於成功進入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追隨另一位道教權威柳存仁教授研究道教，時為一九七二年十月。但幾經探索、考慮和與柳師商議，我從原來希望研

究全真教文學轉變為研究道教宗派史，尤其是明清時期的道教宗派史，最後集中精力專注武當派的歷史，結果花了差不多四年時間完成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為“*On the Cult of Chang San-feng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his Works*”（《張三丰信仰及其著作真偽研究》），是用英文寫的。

一九八一年我辭去西澳洲Murdach大學的教職，回到母校香港大學任教。雖然我主要教文學——詞和曲，但同時亦教「道教史」（是「宗教史」的一個環節），所以我仍然關心學界道教研究的成果，而饒師的文章我一篇也沒有忽略。它們不獨為我提供新的專門知識，更給我無限鼓舞，時時提醒我要「見賢思齊」，催促我繼續研究道教！

此次為了寫這篇序文，我重讀多篇以前讀過的饒師文章，更遍讀文集裏的六十六篇文章，「溫故知新」，我獲益實在匪淺！獨是這幾十篇「短文」已可窺見饒師在道教研究上的驚人成績了！

這六十多篇文章，此集的編輯把它們分作六類：道教探原、道學、道教文學藝術論、序跋、道教經籍目錄、道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另外有兩篇附錄。它們涵蓋的範圍實在很廣，有老學、莊學、人物（包括仙家）、道經、醫學、養生學、文學（尤其是詩詞）、藝術、民間信仰、善書、三教關係、楚文化、戲曲、小說、煉丹學、哲學等多門學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饒師在道學方面廣博的知識。不過，「廣博」並不能充分標誌饒師在道學的成就，也不能充分指出饒師在其他學問的成就。廣博或淵博，只是其中一點而已。雖然如此，廣博或淵博，無疑是饒師學問的一個很大很不尋常的特色，可以說，當今的學者，或甚至近百年來的學者，無人能及！實

實際上，饒師在敦煌學、甲骨學、簡帛學、詞學、史學（包括潮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金石學、文學、琴學、宗教史、梵學、中外關係史、藝術史、翻譯等等十多門學問都有超人的成就，為國學研究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饒師的道學研究只不過是宗教史其中一個小環節而已。環節雖小，但牽涉的範圍卻是廣大的。以小見大，在道學範圍已經可以見出來了。世人愛將饒師與季羨林教授（一九一一至二零零九）或錢鍾書教授（一九一零至一九九八）相比，譽為「南饒北季」或「南饒北錢」。我認為，若從學問淵博的角度去看，季羨林教授和錢鍾書教授是比不上饒師的。倘若加上在藝術（繪畫與書法）造詣上的成就，季、錢兩位教授就更無法與饒師相比了！又有外國學者愛將饒師與王國維先生（一八七七至一九二七）相提並論，認為王先生是二十世紀前半期國學研究的代表人物，而後半期則是饒師；王先生的學問以精取勝，而饒師則以博取勝。這一說法，我頗為同意。但要專精並不太難，要達到廣博就很不易了，因為要學問廣博，需要關注的範圍大、層面多、點數眾，要花很大精力和時間，並不是一般學者可以做到的。我頗認為，由博而精較易，由精而博就很難了。學問博的學者可稱為通人，而學問精的學者只是某門學問的專家而已，其中的分別是很大的。我羨慕通人，因為我知得太少，極其量只可以說一兩個小範圍的專門知識比一般學者多一點而已，真是很無奈的。

如果我們認同饒師學問的特色是廣博或淵博的話，饒師的研究課題的特色便是新奇——新穎奇特。就是說，他的研究課題是前人未有研究過，或只有提出過而未作深入或全面研究過的。就本《文集》我便可以舉出幾篇作為例子，如〈傳老子師〉容成遺說鉤沉——先老學初探〉、

〈劍秘行氣銘與漢簡〉《引書》——附瑜伽安心法〉、〈中黃子孝〉、〈《太平經》與《說文解字》〉、〈關聖與鹽〉、〈關於《青天歌》作者〉、《三教論及其海外移殖》、〈《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南戲戲神咒（囉哩唵）之謎〉等等都是頗為新奇的課題，裏面談到的皆為前人所未注意到或未論及的學術專題。季羨林教授曾經說過，饒師「最能發現問題，最能提出問題」，可謂獨具慧眼！但是「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不是憑空可以做到的，它們俱植根於博學。學不博便不能發現問題，亦無從提出問題。問題的發現與提出是從博學「提煉」出來的。博學是根是本，問題是花是果。饒師的學問博大淵深，瓣瓣精通，左右逢源，他自然比一般學者易於「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了，而且他發現和提出的問題往往都是很新奇的。這實際上是創新——學術上的創新，如同饒師在藝術上的創新一般。

饒師在學術上的創新實在很常見的。他在十多門學術研究裏，每一門都有創新之作，如上文提到的《老子想爾注校箋》，為世上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的第一本著作；又如《《太平經》與《說文解字》》是第一篇研究《太平經》與《說文解字》關係的文章；又如《《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是第一篇利用《太清金液神丹經》討論南海地理的文字。最使我佩服的是，饒師竟花了十年時間將以巴比倫古楔形文字寫成的蘇美爾人開天闢地的神話翻譯成中文，是為巴比倫史詩的第一部中譯本，名為《近東開闢史詩》，面世於一九九一年。這無疑是翻譯學上的創新，在翻譯史上應佔一特殊位置。饒師之所以有如此高強的翻譯能力全賴他能通七國語言。這自然是學問的「博」的一個明證。故此，做學問，我認為最重要最基本的是一「博學」。